

瑪爾伐

高尔基著 孫昆泉訳



瑪爾汶

長江出版社



瑪 爾 伐

俄 國 高 爾 基 著

孫 昆 泉 譯



上 海 四 馬 路

光 華 書 局

229

海笑着。

牠在輕暖的風的呼吸下顫動，牠的表面遮上了一層黯淡的波紋，閃閃地映射日光；可是，用牠的萬點銀唇牠向天還笑。那連接海與天的廣漠的空間似乎充滿了喜悅的波聲，一層層地，捲上多沙的海岬的平岸。這種聲浪和着日光的閃耀，因水而添了千倍的波折，和諧地融成一片充滿着生動的歡樂的不息的激動。天空歡悅地灑着光明；海水歡悅

地反射着太陽的輝煌。

風愛撫着那被熱烈的陽光溫暖了的，光滑而雄偉的海面；牠使蒸發氣中的鹽味充滿了火熱的空氣。那舐着黃沙的，淺綠色的波濤，盪出牠們頂上的白沫，那白沫發出嘶嘶的柔聲，又消散着，又潤濕着海岸。……

那狹長的岬角像一座巨塔倒在水中。牠的尖端是種在海水無邊的荒涼中，在向着太陽含笑；但牠的後部似乎迷失在遠方，那兒有一片暖霧遮住了大地。從那邊海風吹來一股濃厚的氣味，不可解的而且難受的，在空曠純潔的海心，在明淨蔚藍的天空下。

一根根的木柱插在似乎多少有魚鱗蓋着的沙灘中。在那些柱上曬着些魚網，投射着許多悅目的影兒，像蛛網般輕麗。幾隻大船和一隻較小的橫排在海濱，海浪向牠們跑去時似乎在向牠們招呼。

划槳，繩束，琵琶桶，都凌亂地散放着；牠們的中間聳峙着一間用柳條，用樹皮，用蘆草造成的小

屋。在那小屋的門口，樹幹的枝節上，掛着兩隻皮靴，靴底向着天；而在這種慣例的凌亂上，一片紅布在一根高高的桅竿頂頭飄蕩着。

華西利·來高斯泰夫正在船蔭裏躺着；他的職務是爲那漁商葛雷本乞可克看管產業，那漁商的漁場就設在這岬上。他腹部貼着地平躺着，把頭托在手裏，正定着眼睛望着海，更遠望着幾乎看不見了的海岸線。水上遠遠的有個黑點在一高一底地跳動，華西利滿足地望着牠漸漸的大起來，又漸漸的移近。

半合着他的雙眼，避去波上強烈的閃光；他的臉上射出歡樂的光彩：那是瑪爾伐來了。她會那樣地歡笑而來使她的心胸在誘惑的跳動中起落；她會把柔膩而堅實的雙臂抱住他，會吻他，並且用她會使海鷗驚散的清朗的聲音報告他以隔岸的消息。他們會同做些絕美的魚湯，同飲伏特加，當他們在一塊兒閒談與到處遊玩的時候；到薄暮時他們便一同鑿用沸煮的茶與小麵捲，然後上牀去睡覺。

每個禮拜日與每個節日他們就是這樣消磨的。破曉時也會帶着宿睡未醒的她在清新的早晨的空氣中渡海歸去。瑪爾伐會睡眼惺忪地坐在舵旁，他却一邊划一邊對她望。那些時候她是多麼奇異——奇異而且可愛，像一隻吃過了一餐好飯的溫柔的小貓。有時她會滾到船底上，而且就會睡在那裏，像一個球似的向他滾去。她時常是這樣的。

今天是，就是海鷗也似乎熱得疲倦了。牠們一排排地立在沙上，牠們的嘴都開着，牠們的翼都垂着；不然牠們就懶懶地趁着波濤，不發出牠們慣常的鳴聲，不顯出牠們平時猛烈的精神。

由華西利看來瑪爾伐不是獨自在船裏的。難道瑞婁耶又和她同來了？華西利不自在地在沙上移動着，然後坐起來用手遮了眼；他臉上露出了焦急的神氣，似乎在竭力地探望着來的究竟是什麼人。……瑪爾伐正把着舵，用力而拙劣地打着槳的不見得是瑞婁耶吧。倘若正是瑞婁耶，瑪爾伐就不用得把着舵了。

“喂！”華西利不耐煩地高呼。

海鷗着了驚，都留神起來。

“喂！喂！”船上瑪爾伐清楚的聲音回答着：

“你同誰在一起呀？”

他得到的回答只是一陣笑聲。

他煩惱似的向旁邊一睡。

他滿懷着好奇心。當他在捲着一枝煙的時候，他留心察看那迅疾地近來的划船的人的頸與背。槳兒打着水的響聲在空中迴盪，沙土在那竭力抑制着好奇心的看管人的赤着的脚下踐擦着。

“誰和你在一起？”他又大聲叫起來，當他能辨認出他慣看的，瑪爾伐豐美的臉上的微笑時。

“不要發急！……你就會親自認識他的！”她在笑着答話。

划船的人回過頭來，也在發笑，向着華西利精密地看。那看管人蹙着眉，他似乎覺得以前曾看見過那個少年。

“划得快些！”瑪爾伐吩咐着。

因為動力是那樣大，那隻船給一個浪頭橫打到岸上來，等那浪頭發着笑聲捲回海中時，船身又正了。划船的人跳上了岸，——一直向華西利走去。——

“日間好呀，父親！”

“耶訶夫！”華西利高叫起來，驚異勝過了喜悅。

他們彼此在嘴上頰上吻了三次；吻後華西利的驚異成了喜悅與擾亂的混合。

“我想一定的……總有什麼事……我的心這樣地告訴我。……哦！原來是你……你怎會想到來？……我呢，我不斷地向自己說，是瑞婁耶嗎？……不是，我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不是瑞婁耶！……現在我才知道是你！”

華西利一隻手捋着鬚，另一隻手在空中演手勢。他很想向着瑪爾伐看，但是他兒子的一雙光亮的眼睛看定了他，使他覺着左右為難。他的驕傲，有這樣一個壯健而又秀麗的兒子，正和他在妻子身

旁感到的不安交戰着。他在耶訶夫前面不停地亂走，一邊走一邊插入了許多不等到回答就連接着發出的問題。什麼事都混到了他的頭腦裏，他的不安達到了最高點，當他聽見瑪爾伐用調侃的聲調說的時候。

“不要那樣地跳來跳去的……高興！帶他到屋裏去吃飯吧。”

他對她望過去：一種稔熟的，調侃的微笑逗在她的唇邊，她全身依然豐滿，柔順而且活潑，同時對於他又覺得新奇。瑪爾伐正將她一雙綠玉色的眼睛向他們父子兩人望着，細小潔白的牙齒在嚼着胡荽子。耶訶夫也在微笑。在華西利很難受的那幾分鐘裏，三人都沈默着。

“我立刻就回來！”華西利突然地叫着，向小屋走去。“不要在那邊太陽裏吧。我去拿點水來。……我們來做一點湯。我要做些魚湯給你嘗呢，耶訶夫！你們兩個彼此照顧着，我一會兒就來。……”

他拾起屋邊地上的一隻瓦鍋，轉身走到網後，

灰色的網的褶襠將他完全遮去了。

瑪爾伐和那少年跟在他後面。

“啊，我的美麗的少年，我已經將你帶給你父親了！”瑪爾伐說，看着耶訶夫的強壯的身體。

他將長滿着柔美的鬚鬚的臉俯向她，閃爍着眼睛說——

“是啊，我們都在這裏了！……在這裏多好。……多麼遼闊的海面！”

“是的，海是廣闊。……那個老人呢？他可改變了嗎？”

“不……不。……我起初以為他一定白了些，他却還沒有什麼灰白的頭髮。……并且他是那樣地……強壯！”

“你們彼此已有多少時節不曾見面了？”

“五年了吧。……他離村時，我正快到十七歲。”

他們走進屋中，那兒魚的熱氣與香氣悶得人透不過氣來。他們坐下來——耶訶夫坐在一段大木頭上，瑪爾伐坐在一堆袋上。一隻桶放在他們中

間，鋸去了一半，牠底下的一半華西利用來當一張桌子。他們坐定後，彼此對望着半晌不開口。

“似乎你想在此地找事做？”瑪爾伐問。

“啊……我也不大明白，……要是我找到一件事……我總願意做。”

“你不久便會找到一件工作的！”瑪爾伐確切地說着，儘用她好奇的斜睨的綠玉色的眼睛望着他。

他並不在望她；却用襯衫袖子在拭去他滿面的汗。

突然她放聲笑了起來。

“你的母親大概教你帶給你的父親各種消息與敬禮吧？”

耶訶夫露着不耐煩的神氣回答——

“她當然是這樣！還有什麼呢？……”

“沒有什麼了！”她依舊含笑着，回答。

她的調侃的嬉笑使耶訶夫很不高興。他離開了她，開始思索他母親的一番話。

當她陪他走盡了村子時，她倚定在一扇門上，說得很快，閃着她乾枯的眼睛。

“告訴他，耶訶夫啊，呼着上帝的名字告訴他：‘父親啊，我的母親孤另另的在那邊！她一天天在衰老。……五個年頭過去了，她依舊是孤單寂寞！’告訴他，我的小耶訶夫，體念上帝的愛而告訴他！‘我的母親不久將變成個老婦了，孤獨，沒一刻不孤獨，沒一刻不操作着。’呼着上帝的名字，告訴他這樣。”將她的臉蒙在帷裙裏，她沈默地飲泣起來。

耶訶夫那時不曾可憐他，但是現在他可憐她了。……他神色嚴厲地向瑪爾伐一看，似乎預備用粗魯的責備的聲氣和她談話。

“喂，我來了！”華西利大聲喊着，一手提着條跳動的魚一手握着一把刀走了出來。

他已經戰勝了他的煩惱，已將煩惱深深地藏起了。他現在已能平靜地謙和地接待賓客，雖則他的行動不免有點突兀。“我去生一個火……好了就

回來。……我們停一會再談罷。噫，耶訶夫！你長成個多漂亮的少年了！”說着他又不見了。

瑪爾伐繼續細嚼那些顆粒。她用親暱的態度注視着耶訶夫；他呢，雖則很想同她的目光接觸，却竭力避免着；他自己打量——

“此地的生活一定很安適的；一個人想吃什麼就可吃什麼。她是多麼豐肥啊，我的父親也是這樣！”沈默使他感到不安，於是他高聲說——“我的袋忘記在船裏。……我要去拿牠來，”

耶訶夫緩緩地起身跑出去了。華西利走了出來；他俯向瑪爾伐急促地怒聲說——

“你為什麼要和他同來？……教我怎樣對他說起你呢？……你和我是什麼名分呢？”

“我已經來了，更沒第二句話說！”瑪爾伐回答。

“你這個蠢物！你可覺得慚愧？……教我現在怎樣呢？可教我直捷地告訴他。……但是我家裏還有個妻子。……他的母親。……你該明白的吧！”

“那干我什麼事？你以為我怕他麼？還是怕你？”
她問，侮慢地緊閉了雙眼。“你纔看見他時又是怎樣的！……看你真好玩哪！”

“你以為好玩嗎，你？……但是教你可怎樣好？”

“你早就應該打算好的。”

“但是沒有一個字來預先關照我，我能想得到海水會將他送到這裏來的嗎？”

在沙灘上可以聽見耶訶夫的脚步聲，他們不能不打斷話頭。耶訶夫帶了一隻袋回來，順手丟在一邊，含怒地注視那女人。她依舊在咀嚼那些胡婆子。華西利坐在那段木頭上，擦着膝蓋強笑着說——

“好啲，你在這裏了！什麼東西使你想着到這裏來的？”

“我想來便來了。……我們曾有信寫給你的。
……”

“幾時？我沒有收到一封信過。”

“當真嗎？……可是，我們確曾寫信給你的！”

“那封信準是遺失了，”華西利懊恨地說。“該死！……失去的總是重要信件。……”

“那樣說來我們的事你一些也不知道嗎？”耶訶夫不信地問。

“我怎會知道呢？我一封信也沒有收到。”

於是耶訶夫講着他們的馬怎樣地死了，他們怎樣地未到二月初就把米吃完了，他自己怎樣地再也謀不到生計。乾草不剩了，那頭母牛差不多已經要餓死了。他們支持到四月間，於是他們決定耕種後耶訶夫須得出去尋見父親，而且以後的三個月中，須得在外面找點事做。他們信上寫的就是這些事。於是他們賣去了三隻羊，買了些麥粉和乾芻，以後耶訶夫就動身了。

“嘿，我決不！”華西利高聲說。“何至於到這種地步？……我不是沒有錢給你們！”

“真太少了，你的錢！我們要修葺房屋；還要辦妹子的婚事。……我買了一把鋤頭。……你想，五年

是個很長的時間哩。”

“哼！……所以錢用不够嗎？好長的歷史！……我做的湯也快煎乾了！”

他立起身走了。華西利俯身到火邊去，那上面掛着水罐，他回想着，當他將浮渣潑到火焰中去的時候。

在他兒子所講的歷史中沒有什麼事使他特別受感觸，但是他覺得惱恨着他的妻，和耶訶夫。這五年中他曾寄給他們怎樣多的錢！他們却不好好地使用。要是瑪爾伐不在那兒，他就會嚴正地對着他兒子說了。耶訶夫不等他父親的允許就離開那個村子可算得很有識見；可是說到他的那塊地，却還可以耕種呢。這塊地，華西利在生活安適，愉快時是不放在心上的，現在忽地記起來了；這在他看來好像是個深淵，他一向只在把錢望裏面丟，好像是無用而且教人受累的一件東西。他拿匙子在湯裏攪着時，他歎着氣。

在日光中，小而黃的火焰顯得憔悴而慘傷！一